



“研究军事、研究战争、研究打仗”专论

引言

深刻认识推进军事治理现代化的时代意义

推进军事治理现代化,是党中央、中央军委和习主席立足新时代新征程世情、国情、党情、军情深刻变化,在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时期作出的重大决策,体现了引领强军事的深远战略考量。

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。军事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国家治理现代化,包括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,是一个有机整体,涵盖党的领导和经济、政治、文化、社会、生态文明,以及军事、外交等多个方面。军事治理现代化在其中地位特殊、不可或缺。一方面,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整体推进,为军事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制度范式、改革经验和环境支撑;另一方面,军事治理现代化事关国家主权、安全和发展利益的维护保障能力,是支撑国家治理现代化行稳致远的“压舱石”。没有高水平的军事治理,国家治理体系就不完整,治理能力就有短板。因此,必须将军事治理现代化置于国家发展全局中统筹谋划,实现与国家治理同频共振、协同共进。

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战略要求。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,承载着党的意志和人民的期盼,是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“三步走”战略中十分紧要的一步,是为赶超跨越积蓄发展优势的关键时期。面对紧迫的时间窗口和艰巨繁重的任务,必须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程。这对发展的质量、效能和动力提出了更高标准。过去主要依靠资源投入的粗放式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,必须转向依靠高水平治理驱动的高质量发展。军事治理现代化通过构建科学规范、运行高效的制度体系,优化军事资源配置,理顺内部运行关系,释放改革创新活力,从而为加快机械化信

息化智能化融合发展,推进军事人员、武器装备、组织形态现代化提供强大的内生动力和制度保障,是走高质量、高效益内涵式发展道路的必然选择。

防范和化解军事领域风险挑战的战略举措。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,我国进入各种风险挑战不断积累甚至集中显现的时期。从军事领域看,风险挑战日趋复杂多元,从传统安全威胁到新兴领域风险,从内部管理风险到外部战略博弈,各种“黑天鹅”“灰犀牛”事件随时可能发生。应对这种复杂局面,迫切需要提升军事治理的韧性和应对能力。推进军事治理现代化,正是通过系统性构建风险监测预警体系、完善应急处突机制,坚持依法从严治军、深化跨域协同治理,从根本上增强对各类风险的预见、防范、化解和管控能力,筑牢国家安全屏障。

准确把握军事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要义

军事治理现代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,内涵丰富,涉及国防和军队建设各个领域。必须准确把握其核心要义,才能抓住关键环节精准发力。

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,把牢治理方向。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永远不变的特质,也是军事治理现代化必须坚守的根本原则和最大政治优势。这一原则决定了军事治理的根本方向和性质。推进军事治理现代化,必须将党的领导贯穿于治理体系设计的全过程、覆盖到军事力量运用和建设的各方面,通过不断完善党领导军队的制度体系,确保“党指挥枪”的根本原则在复杂的治理环境中得到不折不扣的贯彻。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军事治理最本质的特征,是确保治理实践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的根本保证。

坚持“四个治理”,更新治理理念。推进军事治理现代化必须树立科学的治理理念,坚持系统治理、依法治理、综合

治理和源头治理的有机统一。系统治理要求树立全局观念,从军事大系统的整体性、关联性出发,加强战略统筹和顶层设计,理顺各领域、各层级、各要素间的关系,实现整体效能最优。依法治理强调树立法治权威,构建完备的军事法规制度体系,强化制度的刚性约束和严格执行,确保一切军事活动在法治轨道上规范运行。综合治理要求注重手段协同,针对治理问题的复杂性,综合运用教育引导、制度约束、行政命令、经济杠杆、技术支撑等多种方式,形成多管齐下的治理合力。源头治理则重在标本兼治,从问题发生的根源入手,加强前瞻性设计和根本性整改,消除问题滋生的土壤,实现从被动处置向主动防控的转变。

深化改革创新,注入治理动力。改革创新是军事治理现代化的根本动力。必须发扬改革创新精神,加大军事治理工作力度,以军事治理新加强助推强军事事业新发展。深化改革创新,要求我们勇于突破思维定势和路径依赖,通过持续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,完善人民军队领导管理体制机制,深化联合作战体系改革,深化跨军地改革,着力破解制约新时代备战打仗能力提升的深层次矛盾。同时,应大力推动科技赋能,积极运用大数据、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,改造治理流程,提升治理的精准化、智能化水平。此外,还需营造鼓励探索、宽容失败的政策环境,激发各级组织和广大官兵投身治理创新的积极性、主动性、创造性,为军事治理现代化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。

坚持依法治军,夯实治理保障。依法治军是我们党建军治军的基本方式,也是军事治理现代化走向成熟稳定的重要标志。其核心是构建系统完备、严密高效的军事法治体系,并强化其执行力。应持续完善军事法规制度,确保各项治理活动有法可依、有章可循。坚持法规面前人人平等,强化严格、规范、公正的执法监督,切实维护军事法规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。通过持续深入的法治宣传教育,使法治精神、法治观念内化于心、外化于行,让厉行法治、严守军纪成为全军官兵的自觉行动,为军事治理奠定坚实的法治根基。

科学推进军事治理现代化的实践路径

军事治理现代化既是一个发展目标,也是一个实践过程。推进军事治理现代化必须找准实践抓手,以重点突破

带动整体提升,将宏伟蓝图转化为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。

强化战略管理,提高军事资源配置效能。战略管理是军事治理的“牛鼻子”,直接决定资源投向量和军事效益。必须着力打通战略规划、预算编制、执行监督、评估反馈的管理链路,形成闭环回路,解决“规划规划、墙上挂挂”的问题。加强高水平战略管理人才队伍建设,培养一批具备全局视野、善于战略谋划、精通现代管理的复合型人才。同时,积极引入现代管理理论、方法和技术工具,提高资源需求测算、项目评审和绩效评估的科学性、精确性,确保将宝贵的资源精准配置到最先生成和提升战斗力的领域,实现军事效益最大化。

深化重点领域治理,破解制约发展瓶颈。军事治理必须聚焦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,实施精准治理。应围绕影响和制约国防和军队高质量发展的瓶颈问题持续用力。在人才领域,深化军事人力资源政策制度改革,构建科学的选拔、培养、使用、评价和激励机制,最大限度集聚和保留优秀人才。在装备领域,完善武器装备现代化管理体系,提高武器装备建设专业化、精细化、科学化管理水平。在后勤领域,推进现代后勤高质量发展,建设联合、精干、高效的现代化后勤体系。

加强跨军地治理,推动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建设。现代国防是全民、全社会的国防,军事治理必须打破军地壁垒,融入国家治理大循环。加强跨军地战略规划统筹和政策制度衔接,在基础设施建设、科技创新、人才培养、社会保障等领域实现深度融合与资源共享。完善军地协同机制,畅通需求对接、资源整合、成果共享渠道,特别是在新兴领域如网络、太空、人工智能等方面,应抓紧探索建立军地一体的治理规则和应对机制。推动形成全要素、多领域、高效益的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,不断巩固提升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。

创新治理手段,强化智能赋能军事治理。面对新科技革命时代浪潮,必须善于运用先进科技为军事治理赋能。应大力推进大数据、人工智能、云计算等技术在军事治理中的深度应用,提升态势感知、辅助决策、风险预警、精准管控的智能化水平。加强数据治理,打破部门间的“信息孤岛”,构建统一、高效、安全的军事数据资源体系,让数据成为提升治理效能的核心引擎。同时,应前瞻性研究新技术应用带来的安全和管理挑战,建立健全相应的监管规则,确保技术运用始终服务于提升战斗力这个根本目的。



群策集

作战指挥是指挥员及其指挥机关指挥部队开展作战行动的重要环节,是作战能力聚合的关键,是力量体系外联的节点,也是作战效能精确释放的神经中枢。作战指挥效能如何,直接影响甚至决定作战进程和作战结局。在复杂战场环境中,把握作战指挥关键所在,提高作战指挥效能水平,才能抢占作战优势、赢得胜利。

关注指挥手段运用。随着战争形态演变和科技发展,与传统指挥手段相比,现代信息化智能化指挥手段具备更加高效、精准和灵敏特点,对提升作战指挥效能作用明显。要加快构建自动化和智能化的指挥流程,精简复杂低效指挥体系。要构建全域覆盖的智能化战场感知体系。运用深度神经网络体系提升目标识别和态势感知能力,通过智能算法处理海量异构战场数据,提取关键信息。要构建人工智能辅助决策系统。借助AI收集并分析海量战场信息,快速生成作战方案,用于辅助指挥员决策。要构建多域融合作战指挥系统,运用分布式指挥控制架构,增强系统抗毁伤性,实现跨军兵种、跨战区的无缝协同作战。

关注指挥方式选择。随着指挥手段的发展,指挥方式也发生了衍变,自主指挥、自主协调已成为现代战争中作战指挥主要方式。要强调扁平化指挥。通过减少指挥层级,扩大指挥幅度,缩短指令响应时间,提高指挥效率和反应速度。要创新分布式指挥。依据战场态势实时调整指挥权限,各作战单元可在规划任务的基础上自主展开作战行动,自主响应并临机处理突发情况。要搞好跨域协同指挥。通过信息网络将各作战单元紧密相连,深度融入情报链、打击链和指控链,实现各域作战力量相互协调配合,发挥最大效能。要促进智能化指挥。运用AI实时分析战场数据,自动生成战场态势,支持指挥员快速定下决心,动态优化预案和构建自适应杀伤链,打造“系统预判+人工决断”模式。

关注作战节奏把控。战场态势瞬息万变,指挥员要根据态势变化实时调控作战节奏。要塑造作战起始点。通过有机整合时间、空间和力量,创造有利的作战起始点。可出其不意发动攻击,抢占有利作战地形;雍敌体系要点,逼敌咽喉要道,加强与论造势和心理攻势,塑造对敌先期优势。要找准目标关键点。战争是体系对抗,重点是攻敌要害、雍敌体系。应以系统思维把握作战重点,动态分析敌防御弱点,确定重点打击目标,通过摧毁敌信息域、认知域等软杀伤方式,实现低成本高效益的作战核心引擎。同时,通过分拆作战任务带来的安全和管理挑战,建立健全相应的监管规则,确保技术运用始终服务于提升战斗力这个根本目的。

重要保障。管理松一寸,效益掉一丈。现代国防建设跨军地、跨军种、跨行业,必须靠系统管理“穿针引线”。科学的战略管理,本质上是对国防建设全流程的精准把控。在规划层面,要强化顶层设计,避免各自为战。传统国防建设中存在的军种分割、部门壁垒,往往导致重复建设、资源浪费。现代国防建设必须坚持系统集成为理念,通过顶层规划明确各领域、各单位的职责定位,实现信息互通、资源共享、力量协同,让国防建设成为一

个有机整体。在执行层面,要强化过程管控,避免重立项轻落实。国防建设项目往往投入大、周期长,若缺乏有效管控,容易出现进度滞后、质量不达标、成本超支等问题。新时代加强过程管控,既要靠“人”的责任担当,也要靠“制度”的刚性约束。要建立健全项目责任制、进度督查制、质量考核制,运用信息化手段实现全流程可视化管理,确保项目按时、按质、按量推进。在评估层面,要强化效益导向,避免重投入轻产出。传统国防建设评估往往侧重任务完成度,忽视实际效益。科学的评估体系,必须将“战斗力贡献度”“资源利用效率”“长远发展价值”作为核心指标,引入第三方评估机制,对国防建设项目的投入产出进行客观研判,形成“评估—反馈—改进”的良性循环,确保每一分钱都用在刀刃上,转化为战斗力。

创新驱动是国防建设效益的不竭动力。面对新军事变革的挑战,提高国

提高作战指挥效能水平

■ 车东伟 宋腾洲

战,次选直接接触作战,并根据目标摧毁效果定量打击弹药、数量和批次,实现力量、空间、时间和效果的最佳组合。要把握作战阶段转换点。现代战争节奏极快,作战阶段转换迅速,要全面掌握作战底数,熟悉部队的作战位置和作战目的,通过持续战场评估态势,动态调整实施阶段转换,始终掌握战场主动。

关注作战力量效能。作战指挥中,要依据作战任务、战场环境和作战特点对作战力量进行科学合理编配,注重新域新质作战力量运用,旨在精准高效发挥作战力量优势,实现实时性、聚优性和相克性的作战效能释放。要促进作战效能的实时性释放。现代作战战机遇稍纵即逝,只有贴合战场态势变化实时释放作战效能,才能满足作战对抗需求。在网络信息系统的支撑下,借助智能系统快速完成任务的细化分配,按照赋予的权限作出行动反应。要强化作战效能的聚优性释放。现代作战通过网络信息系统的无缝链接,通过智能化高速运算评估,生成最优化的作战力量体系构成方案和作战方案并进行快速行动,将作战体系各作战力量单元优势汇聚,实现作战效能的聚优性释放。要重视作战效能的相克性释放。“一物降一物”,坚持非对称性制衡原则,找准对手优势中的“阿喀琉斯之踵”并加以利用,根据作战目标属性、威胁程度等匹配选择与其相克的作战力量单元类型及规模,进行非对称打击。

重视应对“小概率事件”

■ 高 凯

挑灯看剑

“小概率事件”是发生概率很小的事件。当然,“小概率事件”,并非“零概率事件”,其仍然存在发生的可能,也正因为其是小概率,往往更容易为人们所忽视;一旦发生,也可能造成大影响,常常会让人手忙脚乱、疲于应对。“小概率事件”作为一个不可预知的“变量”,可能会对作战产生“蝴蝶效应”,进而影响作战进程、甚至是左右作战结局。世界战争史上,因“小概率事件”导致战事发生根本性变化的例子不胜枚举。“凡事预则立,不预则废”,作为指挥员,在军事活动中更需关注、应对“小概率事件”,增强工作的预见性和主动性,下好先手棋、打好主动仗,努力做到防患于未然。

首先,要科学预测分析“小概率事件”。不论是墨菲定律还是海恩法则,都印证了“小概率事件”不是没有征兆,而是事前多有端倪。“小概率事件”发生概率微小、预测难度大,要增强敏锐性,培养见微知著能力,善于从细微之处、小事之中发现问题。要运用辩证思维、战略思维来预判事物发展趋势,运用底线思维、统计学思维来分析事物发展趋势中的偶然性和风险点,对潜在的风险有科学预判,知道风险在哪里、表现形式是什么、发展趋势会怎样。要运用大数

据、大模型等人工智能技术,以人机结合方式科学预测,对以往统计的结构化、非结构化数据进行标准化统一,并根据概率模型算出可能发生的“小概率事件”以及其发生的概率值,找出影响其发生的重要因素。

其次,要积极准备防止“小概率事件”。面对“小概率事件”,要坚持底线思维,强调凡事从坏处准备,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,做到有备无患、遇事不慌,不打无准备之仗,以自身确定性应对“小概率事件”的不确定性,牢牢把握主动权,从容不迫、沉着应对各种风险挑战。要把预案做得更超前周密、更精准科学,大胆假设、小心求证,多琢磨几种“万一”的情况,多设想几个“有没有可能”,最大限度地估量到各种最坏情形,有针对性地制订多场景的应对预案,备好备足“工具箱”,确保有备无患、科学应对。

最后,要留足力量应对“小概率事件”。应用“大概率思维”应对“小概率事件”,以“一失万无”的心态做“万无一失”的准备,确保能游刃有余地应对各种“意想不到的”。这也就是在作战中通常编有预备指挥所、预备队的原因所在,因为主体指挥力量及指挥精力、作战力量通常都用于主要方向、主要行动,当突然发生“小概率事件”后,难以“抽身”加以应对,这就需要指挥员在编组相应力量、设计作战行动时,将预备力量留足留够,方能确保“小概率事件”发生后从容不迫、有效应对。



谈兵论道

提升国防建设效益是一项系统工程。国防投入必须讲求效益,算清“战斗力账”。只有紧紧扭住科学需求、精准配置、战略管理、创新驱动的内在要求,方能以有限投入换取最大战略产出,把有限的国防资源转化为打赢未来战争的最大增量。

搞准需求是提高国防建设效益的基本起点。国防建设是一项高度复杂的系统工程,必须以科学、准确的需求为牵引。一旦脱离实际需求,任何投入都可能沦为无效甚至造成更大浪费。研究表明,现代战争作战形态迭代周期已缩至5至7年,需求滞后一步,等于输在起跑线上。科学的军事需求,应当立足国际战略格局、国家发展战略、未来战争形态三重维度。从国际维度看,要准确判断全球安全形势演变趋势,紧盯大国博弈焦点、地区冲突热点,明确国防建设的应对方向;从国家维度看,要紧扣中国式现代化进程,围绕国家主权、领土完整、海洋权益、海外利益等核心利益,界定国防建设的保护范围;从战争维度看,要把握现代战争体系对抗、精确打击、无人主导等特点,预判新型作战力量、新兴技术应用的的发展方向,规划国防建设的能力目标。科学的军事需求绝非主观臆断,而是建立在深入调研、精准研判基础上的战略决策。如果军事需求脱离实际,要么导致建用

脱节,要么造成资源错配。要构建需求“论证—生成—落实—反馈”的闭环机制,让军事需求始终与国家安全需求同频、与战争形态演变同步,才能确保国防建设“不偏航、不走样”,为提高效益奠定基础。

精准配置是提高国防建设效益的关键环节。国防资源是国防建设的“物质基础”,资源配置是否合理,直接决定着国防建设的效率与质量。合理的资源配置,需要把握好当前与长远相统筹,既要保障当前军事准备急需,优先投入信息化作战平台、应急作战力量建设,确保能打仗、打胜仗的现实能力;又要着眼军队长远发展,预留资源用于前沿技术研发、新型作战力量培育,避免只顾眼前、牺牲长远的短视行为。需要注意重点与一般相匹配,聚焦核心能力、关键领域集中资源。当前,要重点向新型作战力量倾斜,向国防科技创新新领域倾斜,向战斗力生成的薄弱环节倾斜,通过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提升。同时,也要兼顾一般领域的均衡发展,避免因短板明显影响体系效能,要紧扣中国式现代化进程,围绕国家主权、领土完整、海洋权益、海外利益等核心利益,界定国防建设的保护范围;从战争维度看,要把握现代战争体系对抗、精确打击、无人主导等特点,预判新型作战力量、新兴技术应用的的发展方向,规划国防建设的能力目标。科学的军事需求绝非主观臆断,而是建立在深入调研、精准研判基础上的战略决策。如果军事需求脱离实际,要么导致建用

战略管理是提高国防建设效益的